

大门

长篇家族小说

显晔 著



长篇小说文库
文学馆

傍依着乌拉城南十里多远的松花江畔，坐落着一座豪宅。由于连年战乱，胡子出没难定，主人竟将这座庞大的宅院建造得如同城池一般坚固。院墙宽达八尺有余，是用尺长见方的上好石料夹杂着白灰掺和的黏土垒砌而成，高达两丈三。面向吉林城的方向是宅院的正门，正门高达一丈，朱红色的老漆明光锃亮。城门开时，两边各是四个壮汉，喊着号子，吱呀呀地一阵摩擦声响，二十名家丁护着院门，大车浩浩荡荡地出进。每逢此时，定是府宅重大活动。这不，一早儿门楼便挂起了两个醒目的大红灯笼，府门大开，两排穿着统一的家丁持枪而立，气派非凡，一辆辆马车、一排排人群进出频繁。怎么回事？原来今天是府宅里三少爷的喜庆之日。

大院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大门大院

③ 中国工人出版社

长篇家族小说 显畔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门大院 / 显晔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08.1

ISBN 978-7-5008-4001-5

I. 大… II. 显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83915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011

电 话: 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

(010) 82075934 (编辑室)

发行热线: (010) 62045450 62005042 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160 千字

印 张: 11

定 价: 2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第一章



傍依着乌拉城南十里多远的松花江畔，坐落着一座豪宅。由于连年战乱，胡子出没难定，主人竟将这座庞大的宅院建造得如同城池一般坚固。院墙宽达八尺有余，是用尺长见方的上好石料夹杂着白灰掺和的黏土垒砌而成，高达两丈三，备有箭楼、瞭望台等护城设施，而墙外是宽达丈二的壕沟。平日里，不时有笨拙的狗熊跌入壕沟而无法逃生，不幸成为宅院主人的猎物。面向吉林城的方向是宅院的正门，正门高达一丈，朱红色的老漆明光锃亮，门上楔着铆钉，裹着铁皮，厚达尺余，质地是一色的老岭百年红松。城门开时，两边各是四个壮汉，喊着号子，吱呀呀地一阵摩擦声响，二十名家丁护着院门，大车浩浩荡荡地出进。每逢此时，定是府宅重大活动。这不，一早儿门楼便挂起了两个醒目的大红灯笼，府门大开，两排穿着统一的家丁持枪而立，气派非凡，一辆辆马车、一排排人群进出频繁。怎么回事？原来今天是府宅里三少爷的喜庆之日。

这座府宅的老爷是前朝提督尚维琛。尚维琛当年身经百战，光是俄毛子战将的首级就提了不下百颗，关东大地威名远扬。可是清廷的衰败，官场的腐朽，使他悲伤至极，厌弃了那种尔虞我诈、钩心斗角的生活，便在宣统元年将手上的兵权交给了胞弟尚维钊，自己归隐田园，修身养性。

尚维琛有五个儿子，大少爷尚世清在光绪十五年去北京念书，不想竟然参加了革命党，后来听说参加孙中山的什么暴动跑到了南方。尚维琛一怒之下，将这个不肖子从祖宗的名册里抹去。二少爷尚世冲虽已过了而立之年，妻妾儿女一大帮，可仍然放荡不羁，吃喝嫖赌吸鸦片，无所不为。尚维琛将此子列入五逆行列，然而除了恨得牙根痒以外，也是别无办法。四少爷因患痼疾于两年前过世。在四少爷过世的那一月，尚维琛将前朝一名谭姓管带的两个女儿接入府宅冲喜，可是房事未行，公子便一命呜呼。可惜这两位妙龄小姐，情窦乍开便做起了望门寡，伴随着眼泪被老爷锁在了深宅大院，苦不堪言。还有五少爷尚世宁，才打长春公立学堂出来，便和丫环、家丁混在了一起，整日里喊着不知道哪里来的新词儿，嚷嚷着要男女平等，上下平等，要老爷解除四奶奶们的禁锢，另嫁他人，被尚维琛暴打了二十军棍，交于三少爷尚世彬严加看管。其实三少爷心里明白，老爷之所以这样做，目的也就是一条，让他把小少爷调教出来。三少爷名谓尚世彬，是老爷尚维琛的顶梁柱子，由于得到尚维琛的真传，练就了一身好拳脚。不仅如此，在生意场上，尚世彬也是一把子好手，几年里，乌拉城里的铺子被他打点得红红火火，双阳、永吉两县八百七十五垧地的租子每年也按期收了上来。正因为如此，博得老爷的厚爱，为他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媳妇叫卢婉婷。

卢婉婷是乌拉城前朝道台卢瑞安的长女。当地人婚嫁讲究颇多，养女儿一般都要配双。卢老爷自打生下婉婷以后，就一心想要第二个女儿，可是往下咋的都是公子了。眼瞅着婉婷过了十一岁，想着独女难嫁人、独女做填房的习俗，把卢老爷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。考虑到女儿天生的心口顽疾，看着婉婷弱不禁风的身体，为了女儿一生的幸福，他不顾夫人们的反对，将太太的丫环纳为第五房妾室。这下可好，婉婷十二岁那年，总算盼来了另一个女儿，卢老爷为他的这个女儿取名叫婉玉。嫁女要嫁双，可是两女儿年龄相差悬殊，在卢老爷的提议下，尚家于九年前迎娶婉婷过了门，而婉玉暂留卢府寄养，只待年龄一到，再行迎娶大礼。

婉玉小姐年过二八的时候，长得如美玉一般俊秀。她腮如桃花，柳眉凤

眼，樱唇玉齿，再加上高挑的个儿，可真是一副倾国倾城之貌，闭月羞花之身，其美艳远在姐姐之上。这几年，尚世彬每每见到他的这位未过门的侧室，便乐得心花怒放，更加盼待迎娶婉玉的日子了。

说来也怪，下了数日的大雪，到了民国四年十二月十日这一天戛然而止。一大早儿，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，露出了他那慈祥的笑脸，好似婉玉小姐的美艳打动了老人家，舍不得再睡懒觉了，匆匆步入穹隆，来为佳人送行。

鞭炮齐鸣。

婉玉缓步走出闺房，她身着银底大红碎花棉旗袍，旗袍的大襟处镶上了藏蓝色的绣边，而且外披一件紫貂披肩，头戴一顶蓝色凤顶，凤顶的帽檐儿是橙色的雄狮狮毛，温暖而柔软，顶子上镶嵌着一颗鹅卵大的蓝色猫眼，可謂是价值连城。婉玉脚穿一双海蓝色的女式毡靴，衣襟上还挂有许多的玉片，在凤顶帽檐的眉心处，坠有一方碧玉翡翠，翡翠伴衬粉腮上红红的胭脂，更加突出美人的娇贵与动人。由尚府前来护卫的三十二名保安军马弁不约而同停止了说笑，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位仙女般的新娘。他们跟随着尚维钊师长走南闯北，还从未看见过如此美艳的小姐。

虽然尚世彬走动卢府次数频繁，婉玉对夫君的人品早就谙熟于心，称谓上也早就冠之为“哥”，可是这临别的时刻，面对生母复杂的表情，不免还是泣不成声了。卢瑞安拍拍女儿的肩头，心疼地说：“闺女，委屈你了。”

“爹爹何出此言，哥是好人，何况过去是和姐姐做伴，孩儿不会受什么委屈的。只是……爹、大娘过来一下，女儿有话要说。”婉玉抹了一把脸上的泪，将老爷和太太拉到一旁，避开送行的人们，扑通跪到了雪地上：“爹爹大娘在上，女儿有一事相求。我娘生性软弱，平日里没少受二娘三娘的气，孩儿只怕这一离去，她们又会生出何种事端，我娘不知又会遭受何种磨难。只求爹爹大娘关爱着点儿我娘，让她少受点儿欺，我这里给爹爹大娘磕头了。”

婉玉一连磕了三个头。

太太宅心仁厚，想着婉玉陪同婉婷共侍一夫，平日里总把婉玉当成亲生

的来疼。她将婉玉扶起，抹去脸上的泪珠，慈祥地说：“难为孩子有这份孝心，即使你不说，你娘我也会管的，她毕竟是我的人，是我看着她长大的。玉儿放心，你走以后，我就让你娘跟我来住，我倒要看看她们咋样欺她。”

对过儿的三姨太似乎意识到婉玉与老爷太太说她，便不干不净地骂起街来：“哟，我当是啥金枝玉叶哪，可是去做皇后不成？咋的，原来是给人家做小呀，看来天生也是一条贱命，跟她那娘可是一个屁色！”

骂了一阵儿，见没人理会，就扭着屁股，一摇三晃悻悻地回屋去了。五姨太咬着下唇，泪水潸然而下。

又一阵鞭炮声响，婉玉跪在五姨太面前磕了个头，说了声“娘保重！”尚府的两名女婢便将绣着蓝色花边的红盖头盖到婉玉头上，搀扶着上了花轿。

唢呐声起，尚府迎亲的队伍开始出发返回了。

此时还是上午，太阳映衬下的东北大地一片银装素裹，封冻的松花江江面金光闪闪，沿途玉树银花。婉玉拽了盖头，掀起轿帘痴情地欣赏这万里冰封的北国。身处大自然，她的内心是踏实的，然而看到那些高头大马上士兵色迷迷的目光时，她又慌乱起来。是啊，她这是嫁人，是三娘所谓的给人家做小，她今后会像娘那样受姐姐的欺吗？

这年头正是袁世凯当政的乱世之秋，土匪活动猖獗，松江吼已经截去许多出嫁的新娘了。虽然路途不远，尚维琛还是记挂儿媳的安危，便将前来道喜的二老爷的亲兵全部打发过来，迎娶新娘。马弁们全都骑着一色的红棕马，荷枪实弹，队前队尾各为五人，并排而走，队左队右各是一字形的队列。新娘花轿和仪仗前后各为一辆马车，车上架着机关枪，机枪手警觉地巡视着前后左右，随时准备保卫新娘的安危。

有这样的护卫，迎亲队伍自然是气宇轩昂。虽然雪漫腿窝，可是唢呐声自始至终响彻原野，沿途各屯子的百姓争先恐后地观看这百年一遇的迎亲场面。

过了正午，迎亲的队伍回到了尚府。

尚府建造得非同一般，亭台楼阁应有尽有。整个府第分为前后两院，前

院以一条宽敞的石板路来划分走向。路西是接待客人、府宅议事、娱乐、家丁打尖的处所，有庭院、车马厅、戏园子、“宗蕊堂”，后面有个小院，院内三十六座房宅，院南六间为老爷处所，其余的皆为接待亲戚朋友的馆驿，平日里全空着，这日却亲朋满座，有二老爷及其卫兵，有舅老爷一家，还有大小姐二小姐一家。路东则是一处梨树园，梨树园的背面通向一个角门，角门内是一应下人的住所。步入后院，则有一处院门，门楼上有一方匾额，写着“怡园门”，门的两边各站一名婆子，严禁客人和家丁步入后院。顺着院门进入后院，石板路分成了东西走向。东边有座小桥，桥下清溪潺潺，桥上有座牌楼，写着“小桥流水”的楷体汉书。跨过桥面便进入了夏日里垂柳泱泱、冬季是松柏葱翠的别园，园内便是两座雅致的房舍，有匾横于房舍前的亭檐处，名曰“碧云学堂”，整个尚府的弟子们都受教于这幽雅的环境中。在碧云学堂后面是一片好大的树林，此树林称“闲云野鹤”，分为三个不同树种，紧挨碧云学堂的是松树林，靠近城墙根的是柳树林，环绕尚府的那条小溪溪畔栽种的是冬青林。在石板路的西边是座门楼，门楼有匾曰“杏花村”。村内是一座座宅院，宅院如克隆一般，别无二致，只能从宅院门前的匾额上分辨是哪位公子小姐的住所。三少爷尚世彬的宅院叫“翠育轩”，三小姐尚世莲的宅院叫“静菇涵”，二少爷尚世冲的宅院叫“诏月堂”，五少爷尚世宁的宅院叫“润清斋”。而老爷将四少爷家眷安插到翠育轩隔壁的一个小院，起名为“素心庵”，规约小院的主人要一心念佛，且记勿生淫邪杂念，无老爷允准不得擅入前院，见到少爷子侄应颌首而过，不得擅自交接言语。不仅如此，老爷还在素心庵的门楼上刻出一个告诫石碑曰：“男丁不得入内，违者家法惩治。”尚府的家法有三：一则鞭刑，二则棍刑，三则沉江。所以好色之极的二少爷也是望而却步。

民国二年五月，婉玉曾来过尚府一次，看到尚府的秀丽景色，还以为自己走进了《石头记》中的大观园。从那时起，她就喜欢上这座美丽的府宅了。

花轿停在了燃烧着炭火的火盆前。

喜乐之声的伴衬下，一色的萨满娘娘身着绣红袍，手拿长烟袋，扭着妖

艳的萨满舞蹈，簇拥着新郎服饰的三少爷来到了新娘花轿的轿前，展开歌喉，开始了她们的新娘祝福：

选择吉日步良辰，迎来新娘贺新婚。宰肥猪，摆宴席，满怀诚心供天神，天神保佑风雨顺，夫妻幸福共长存……

三少爷尚世彬有着高挺的鼻梁，有着白净的皮肤，有着魁梧的身材，穿着一件金色绣边的红袍马褂，又外套一件红缨碎花玉缎对襟补褂。他足蹬一双橙黄色擗毡男靴，腰系羊脂玉佩，头戴一顶锦缎狮毛龙顶，顶子上嵌着一颗闪闪发亮的珍珠，潇洒而英俊。

祝福的歌声过后，有男傧将红绸缠裹的弓和箭递到了尚世彬的手中。

司仪是府上的管家朴作修，他年近五十，人儿清瘦，在眉开眼笑的过程中发出了司仪的第一声号令：

“新郎上箭！”

尚世彬拉弓上箭，眼瞄新娘花轿的金色轿眉做好了射箭的准备。

“一弓箭，一帆风顺！”

朴作修的话音刚刚落下，一支红绸木箭准确无误地插入花轿金色轿眉的正中央。

聆听着木箭插入轿眉眉毡的奇特声响，花轿中的婉玉先是下意识地一惊，随即脸上浮现了由衷的笑。是的，她怕什么呢？她的“哥”是世界上武功最棒的英雄，能够感受这样的叩婚之音是她存留一生的幸事。

轿外的尚世彬又接过来男傧递给他的第二支红绸木箭。

朴作修再一次喊道：“两弓箭，两全其美。”

尚世彬眼瞄花轿轿眉，射出了第二支婚箭，婚箭紧挨着第一支木箭的左侧插入花轿的轿眉上。

轿中的婉玉这一次没有怕，幸福的她下意识地笑出了声。

“三弓箭，三生有幸。”

伴随着司仪的号令声，婉玉又一次感受到木箭插入轿眉眉毡的撕扯声响。她的心跳出了嗓子眼，连忙将大红盖头盖到了凤顶之上。

与此同时，轿帘打开，有女宾伸过手来，搀扶婉玉走出了花轿。

婉玉看到了脚下的木炭火盆。

朴作修高声喊道：“红红火火跨火盆！”

于是有女宾过来，卷起婉玉身上的旗袍下摆。

婉玉抬起脚儿，跨过了燃烧正旺的炭火盆。

鞭炮声再一次响起。这炮声几乎震破了婉玉的耳膜，婉玉下意识地伸出双手，捂住了自己的耳朵。

似乎是帮助婉玉驱散内心的恐惧似的，一双男人的大手抓住了婉玉的臂膀。

婉玉不禁问道：“哥，是你吗？”

尚世彬的声音：“是啊，妹，没事的，炮声很快过去的。”

在萨满娘娘的欢歌祝福中，婉玉在尚世彬的陪伴下，顺着侧门走到前院石板路西的一套馆所。馆所共三间大房，正门的匾额上写着“眷栈”二字。这是当地婚嫁的必经之所，大凡大户人家迎娶正房少夫人时，新娘在娘家上轿时的所有行装皆为娘家的陪送。到了婆家，第一站便是进入称之为“眷栈”的处所，卸去娘家的陪送，换上婆家的装束，方行大婚礼仪。

尚世彬握了一下婉玉的手，轻声说道：“妹，我在侧屋等你。”

有女宾接手婉玉，走进了“眷栈”。

眷栈摆设富丽堂皇，被褥齐整的火炕和两道燃烧的火墙将房间烘烤得如炎炎夏日。通往正厅的房门门帘低垂，门帘上绣着两只戏水的鸳鸯。透过门帘，可以听到正厅的嘈杂声，看来正厅里的人可不算少。婉玉内心有点儿发慌，盖着红盖头茫然地注视着脚底下的大理石地面。

这时候，红盖头被揭了下来。

婉玉看见屋里有四个丫环，两个正在向屋地中央的硕大木盆里兑着热水，而另外两个模样俊俏点的跟在她的身后。再就是一个年长的婆子了。



婆子肥肥胖胖，向婉玉道了一个万福，悄声说：“三少奶奶，我是咱府里的司仪，三少奶奶叫我张嬷嬷好了。”

“张嬷嬷。”婉玉轻声唤道。

“三少奶奶上炕吧。”张嬷嬷说完，又向门帘处高喊：“新人上炕！”

那两个丫环搀扶婉玉上炕。手捧着婉玉的两条腿等候司仪的指令。

“新人卸装！”张嬷嬷再次向门帘处高喊。

丫环开始给婉玉卸起装来。

张嬷嬷唱道：“蓝色绣边红盖一顶，蓝色羊毛擀毡毡靴一双，蓝色绣边缎袜一双，狗毛凤顶一顶，蓝色猫眼一个，碧玉翡翠一个，金耳环一副，红宝石戒指一个，紫貂披肩一件，蓝色银缎绣边旗袍一件，裘皮坎肩一件，蓝色绣边花缎内衬一件，蓝色绣边红肚一件，长命金锁一个，翡翠玉镯一副，玉片六个……”

正厅里烟雾蒙蒙的，老爷抽着旱烟锅子。太太凌夫人捧着水烟。太太的水烟别具一格，是一色的银制烟具。据说这支水烟是当年娘家的陪嫁品，一直为姐姐所用，后来姐姐死了才落到她手上。账房先生是个老学究，听说光绪年间曾做过一任知府，现在沦落到只能在府上记账了。此时他伏在案桌上记载着张嬷嬷唱出的新人陪嫁的贴身物品。

直等到张嬷嬷唱到“新人沐浴”时，尚维琛方才轻咳一声说：“太奢侈了，难为卢老爷的用心，他害怕咱们委屈了孩子。婉婷，快去招呼着点儿，人家孩子细皮嫩肉的，可别让下人怠慢了。”

三少奶奶婉婷今天也是一身新装，她向老爷太太道了个万福，便轻掀门帘走进了侧厅。

婉玉正在沐浴，见到姐姐缓步走来，泪水立时夺眶而出。

“姐……”仅此一句，婉玉便哽咽住了。

“好妹妹，可别这样，这大喜的日子，老爷太太这么器重，姐姐都替你高兴啊。”

婉婷屏退丫环，蹲下身来，亲自为婉玉洗浴，婉玉感动得哭出声来。

“难为孩子了，早早儿离开父母，还是怯生呀。婉婷呀，现在你是玉儿的主心骨，你就让妹妹好好地哭一场吧！”正厅里太太对着门帘说道。她叹了一口气，又对尚世彬说：“老三呀，可要好好待承你这媳妇，这孩子在家娇生惯养，你可不敢像对婷儿那样动粗的，孩子倘有什么闪失，娘可不饶你。”

“谨遵母亲教诲，孩儿定会善待婉玉的。”尚世彬毕恭毕敬地说。

侧厅里传来司仪的叫唱：“处子查验。”

这是新娘步入眷棧所走的环节中最重要的一步。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等待着结果。

“查验毕！”张嬷嬷的叫唱使所有人都松了口气。

“新人上装……”

这次婉玉换上了婆家标志的婚装，身穿金色绣边的红底金花旗袍，虎皮披肩，足蹬黄色辮毡女靴，头戴一顶锦缎狮毛凤顶，顶子上也嵌着一颗闪闪发亮的珍珠，红盖头也换成了走着金线绣着金边的大鸟衔珠图。

等婉玉化好妆、顶着红盖头步入正厅的时候，在场的人都想得见新人秀色。然而婚俗毕竟是婚俗，只有大婚次日，新人婆家的人（晚辈除外）方能见到新人的庐山真面目。这可真是：“千等万等等出来，一顶红盖遮新颜。”

第二章



尚世彬和婉玉的行婚仪式是在眷棧旁边的宗蕊堂举行的。宗蕊堂宏大气魄，是尚府府内议事、婚丧嫁娶等活动的重要场所，平日里门庭紧闭，这日却红垂幔帐，管乐齐天。正堂上一副对联曰：“万宇仙天擎寰珠，百尺红蕊馨香薰”，横批“天作地合”，老爷太太并排坐在龙凤椅上，诸位少爷奶奶、公子小姐、远近亲眷等黑压压地挤满了人。尚世彬和卢婉玉随着管家朴作修的唱腔双双跪拜天地，跪拜高堂，又夫妻互拜之后，由一对金童玉女手牵红绶引导着向后院走去。这时候天约黄昏，晚霞映衬下的玉树假山木廊石桥显得分外妖娆，路边的积雪银光耀眼。婉玉蒙在红盖里，凭着以前的记忆想象着周围的景象，竟然产生了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，她只希望这种感觉长久一些，童男童女引导的路能漫长一些……

那悦耳的喜乐之声笼罩着尚府，同样也刺激着两个四少爷的遗孀谭月娥、谭春娥的心。月娥、春娥姐妹俩年龄差两岁，虽然守寡两年有余，可大的只不过二十上下，正是春心荡漾、凡心浮动的年纪。打早儿听说三哥的大婚之喜，就如坐针毡一般，联想到新人的幸福，不免心如刀绞。丫环琴儿饭也不做，火也不烧，撇下她们随张嬷嬷帮厨去了。姐妹两个只得偎在冰冷的炕上，饭也没吃一口，一味地抱头痛哭。的确，合府上下没人理会这两个“冷

宫”之人。春娥正想出去讨杯热茶，忽听管箫之声向后院逼来，连忙唤起姐姐月娥，齐到廊下观看。这时周围已经站了许多孩童，春娥好动一些，强拉着姐姐往人堆儿凑，挨到了二少爷屋里。月娥一时间忘却了饥饿，一门心思地注意新人的到来。老早就听丫环们说起三哥家的这位侧室如何美艳、如何窈窕，与三哥如何是天造一双地设一对，今几个也想见识一下，然而脚跟还没站稳，就被管家婆子张嬷嬷轰到了一边。

“老四家的，这是你待的地方吗？冲了三少奶奶的喜，老爷太太能饶你们？快点儿回去。”

张嬷嬷恶狠狠地轰着，月娥、春娥向后躲着。一不留神，月娥脚下一滑，打了个趔趄，身子倒在一位公子的怀里。月娥脸儿一红，急忙闪身，低着头，妄图离开。

“月娥四嫂，慢走一步。”那位公子拉住月娥的衣袖说，“四嫂不认识弟弟了？我是世宁啊！”

“啊，是世宁弟弟呀，你不去学堂啦？”月娥瞥了一眼尚世宁，怯怯地说。

“我已经毕业了。二位嫂嫂不必拘礼，这是三哥的喜事，你们也热闹热闹，等会儿吃酒席去。”

“不了，老爷见了会骂的。”

月娥鼻子一酸，泪水溢出了眼眶，拉着春娥的手往回走。

尚世宁望着两位四嫂的孱弱背影，内心升起万般的怜悯。如何才能救她们于水火呢？这位年仅十七岁的公子哥初生牛犊，竟然产生了一种大胆的怪念。

新人队伍步入翠育轩门首。

翠育轩内也响起了鞭炮。鞭炮声中，张嬷嬷高声唱道：“挑盖头。”

门内站有一个十分秀气的女僮，双手将红绸缠裹的秤杆儿捧到尚世彬的面前，这女僮名叫秋红，是翠育轩的丫环。

尚世彬从秋红手上接过秤杆儿，以一种非常轻柔的动作揭去了婉玉头上的盖头。立时即刻，一个亭亭玉立的美人儿感染了闹洞房的子侄辈的公



子们。公子们未等张嬷嬷号令，已经猴急地一哄而上，将婉玉抬了起来，向洞房跑去。公子们这样一闹，搅乱了张嬷嬷的节奏，慌慌张张地简化程式，唱出了司仪的最后一道号令：“新人入房，坐福金床。”

公子们将婉玉抬上了新房的大炕。炕上的褥子下面垫着一把砍柴用的大斧，这些孩子不知深浅，将婉玉扑通一下撂到了斧上，大斧垫得婉玉臀下一疼，差点儿叫出声来，这便是所谓的“新人坐斧喜开怀”。六个七八岁的男童也都上了炕，一个接着一个给新人“跨尿臊”，正所谓的“十月怀胎金童来”。闹洞房的序幕拉开了。婉玉认出一个是姐姐的儿子，一把将他揽到了怀里。

“秉炎，你可不能跨姨娘的尿臊。”

“为啥呀？”孩子不理解。

“因为你是我儿子。”

“不，你是我姨娘，我是娘的儿子。”孩子还不知是怎么回事。

婉婷是过来之人，知道孩子闹洞房没有深浅，便抓些花生松子打点大一点儿的子侄们，以分散孩子们的注意力。

翠育轩热闹非凡，素心庵却闹翻了天。月娥将琴儿从前院端来的酒菜掀翻了一地，哭着数落道：“都说外面的嫌我姐俩，怎么你也欺我们不成？大凡事儿都要有个限度，你可好，一跑整整一天，饭也不做，炕也不烧，莫不是盼我们死不成？”

“谁盼你们死，今儿个是府里的热闹日子，哪家的婆子丫头不是被传到前院帮忙来着？你们不能到前院去，难道还要把我拴到屋里不成？再说，这米啦油啦都在厨房摆着，你们搭把手也就把它弄熟了，难道没我你们就饿死不成？”

“好，好，都道奴大欺主，我们用不起你，你走好了。”月娥哭着喊起来。

“走就走，谁愿意在你这干似的！”

琴儿到侧屋打点被褥，被春娥按住了。

“好妹妹，这么晚了你往哪儿走呀。我姐姐这两天心情不好，你就担待

着点儿。”

“我哪里不担待来着，今天张嬷嬷让我给大厨帮忙，你们也是知道的……”
琴儿也委屈地哭起来。

正在这时，房门打开，三小姐尚世莲提着一个饭笼进来了。

“哟，你们主仆拌啥嘴呀，打架啦？看这菜撒的呀，怪可惜的。”

三小姐年约十九，长得全身臃肿，又是一个单帮，现在还没有订下婆家。照她自己的话说，这辈子嫁人算是没有指望了。或许是同病相怜的缘故，平日里与四少奶奶感情甚好，经常陪着月娥、春娥吟诗作对，抚琴抒怀。

琴儿抹了一把泪水，到侧屋引柴烧炕去了。

三小姐打开饭笼，将两碗肉菜和一盆米饭摆到了炕桌上，对月娥说道：“今天世宁弟弟见琴儿帮了一天大厨，想着二位嫂嫂还没用餐，就弄了点儿饭菜让我捎过来，嫂嫂们就别再骂琴儿了。”

月娥哭得更加伤心：“妹妹看我过的这是什么日子呀！都是我那害人的爹，攀高枝把我姐俩嫁到这暗无天日的地狱。”

“得了吧，四嫂，咱们女人就那么一回事，只要能活着，一天能吃饱三顿饭，管咋样的哪。”三小姐大大咧咧认命地说。

是夜来临，合府上下燃起了三十六盏大红灯笼，在习习寒风的摇曳下，忽明忽暗如鬼火一般，前院的戏园子锣鼓家伙声铿锵悦耳，唱声曲声回旋荡漾，大戏已经开始了。闹洞房的子侄们到戏园子耍闹去了。翠育轩的新房里静悄悄的，尚世彬和婉玉脸对脸地坐着，谁也不说一句话。正房里的婉婷实在等不住了，便掀起门帘，领着儿子走了进来。

“咋的啦？娶媳妇娶傻啦？连自己该做什么都忘了？”婉婷杵了尚世彬一下，嗔怪地说。

“哪里话，这不是等你来着。”

尚世彬急忙下炕，讨好一般服侍大夫人在炕上坐下。

儿子秉炎爬上了炕，噌地一下蹿到婉玉的怀里。

“二娘好。”他说。

婉玉苦笑一下，扳起儿子的脸吻了吻，然后努努嘴儿说：“乖儿子，以后别再说二娘这两个字了，姨娘很不喜欢的，你还是叫姨娘好听。”

“那就叫娘吧，反正我活了今天没明天的，小秉炎将来还要妹妹好好待承哪。”婉婷在旁边说。

婉玉吃惊地看着姐姐，忽然贴着姐姐的脸儿，将凤顶簪掉在炕上，小秉炎连忙抓起戴在自己的头上。

“姐，我不许你这样说，我要跟姐姐和哥厮守一辈子。”婉玉撒娇地说。

“婉玉，姐姐说得没错，她的那个顽疾始终没有治下去。”尚世彬点了一锅老旱烟，有滋有味地抽起来。他的那个烟锅儿是红铜色，墨绿色的玉烟嘴儿配上雕花水曲柳烟杆在婉玉眼里好精致。尚世彬讲述道：在婉婷的成长史册上，吃药与吃饭是等同的，什么养心丸定心汤的，几乎天天不能间断。由于是先天顽疾，怀秉炎时可谓九死一生，光是救心的药类就吃了不下一箩筐，昏迷就达好几次，好不容易将孩子生产了，她也就剩下了半条命。打那以后，尚世彬特别注意夫妻间的房事，由于万分小心，婉婷再也没有怀过孕。再看秉炎，由于母亲怀他的时候用药过度，导致孩子先天不足，虽然现在过了七岁，可看上去就像五六岁的孩童一样单薄。

婉玉听着丈夫的诉说，热泪盈眶地抱住姐姐，最后跪到姐姐面前发誓说：“姐姐不要胡思乱想，不管啥时候，小秉炎都是我的亲生儿子，都是我最疼的心头肉。我和哥都听姐姐的话，只要姐姐身体好，能和妹妹厮守终生，就是妹妹的最大福分。”

她打开一个陪嫁的箱笼，取出一只木匣，抽下匣盖拿出一颗百年老参说：“姐姐，这是爹带给姐姐的人参，他让姐姐万事顺心，千万不可动气啊。”

婉婷接过人参，眼中含泪说：“爹还是这么关心我。”

戏园子里面灯火通明，主人客人家丁婆子足有一百多人，分男女落座。老爷、二老爷、舅老爷坐在最醒目显眼的位置，身边只有一个长得如芙蓉花的丫环陪着。舅老爷生性内向，除了随声附和，从不发表议论，所以戏园子里除了戏台上，怕也就是老爷、二老爷来唱主角了。此时戏台上正唱着二人